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二十二

慶賀

古詩一首

律詩四首

覽栢中允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

兄弟四美載歌絲綸

洙曰按唐書栢氏與顯人惟栢耆傳云將軍良器之子元

和中人顯州郡甫又有詩寄栢學士林居栢大兄弟詩栢二別駕此詩有錢力自元昆意其栢正節也然竊有疑焉詩又有栢學士林居栢大兄弟詩栢二別駕詩豈可拍言栢正節之家乎俟明識辨之

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

洙曰晉卞壺傳程湯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

蜀中寇亦甚栢氏功彌存深誠補王室戮力見元

昆

洙曰魏書重以王室多故爾雅先生為昆漢書紀勳力注并力也。趙曰父子兄弟有功於行陣則詩人宜以孝稱之

三止錦江沸獨清玉晶昏

洙曰左大中

名華陽國志錦江言蜀人織錦濯命曰錦江也成都記玉壘山導江縣西北三十里

以易止沸也。寰宇記曰濯錦江係之華陽縣公自入蜀兵成都之亂蓋寶應元年徐知道反永嘉元年崔旰反殺鄭英八大曆三年七月楊子琳以瀘州刺史反此錦江之二沸也蜀都賦包玉壘而為宇李善注玉壘山名前水出焉以今考之永康軍是也

名入竹帛

洙曰鄧禹曰垂功名於竹帛

卒伍芝蘭疊瓊璫

洙曰謝玄與從兄朗為叔父安所器重曰譬如芝蘭玉樹生於階庭

注師律

洙曰易師出以律

灑血在戎軒

洙曰後漢樊一十八將有來羣后捷我戎軒梁吳均補問

絲綸寶具載

洙曰禮緇衣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大者也

冕已殊恩

洙曰班固西都賦絃冕所興

甲雪猶凍朱旗塵不翻

洙曰陸佐公石關銘朱旗萬里

激懦氣奔聖王國多盜賢臣官則尊方當節鉞用

蘇曰

當節鉞之用何故兢兢耶必絕後沱根

鄭曰沱音戾。趙曰以



之川必絕冷根 吾病日回首雲臺誰再論 蘇曰後漢馬武以報朝廷也

論云永平中顯宗追感前出功臣 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上 作歌挹盛事 蘇曰張茂先

推挹推轂期孤騫 鄭曰推通回切。朱曰前漢鄭當特推轂士

盛車轂之輪轉也 馮唐傳王者遣將跪而推轂此詩注栢中名為栢

者按新舊二史所載者止入鎮州說王承宗諭承元移鎮及使李

同捷以擅殺同捷流放至賜死而詩中乃言劬力於成都又云三

止錦江沸即非耆矣切疑為栢貞節摧肝之殺郭英也貞節與

盧州楊子琳帥師以討之杜鴻漸鎮蜀表授印州刺史二史皆於

傳無所考信故未能修去闕之以俟有聞者○趙曰舊注引馮唐事

非是○師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勦力并力也元昆長兄也錦江

蜀有濯錦江銅梁玉壘蜀中二山名時崔旰殺郭英又栢正節與

楊子琳討平之然正節父子兄弟皆盡忠孝之節率先上卒注意

師律流血於兵重其英聲義氣載之絲綸天子褒以絳冕其皇恩

已優隆矣故云新渥昭乾坤芝蘭香草與瑞美玉之蘭與與璠相

疊謂幸族皆賢也誅叛經寒温謂討賊歷涉歲時金甲雪猶凍言

威嚴可畏賊不寒而慄朱旗塵不翻謂靈旗所拍煙塵遂息也故

聞栢氏之風者懦夫亦為之激昂故曰歛傲懦乘奔聖人固多難而

興國家多盜而能解紛治劇此其所以為聖人之也王甲夕盜

置官本以待賢士惟臣之賢始尊也

不祥之氣苟朝廷用栢氏秉節錢少 甘

目退縮惟回首屬望栢氏畫像雲臺再論其功故云雲臺畫像再論

栢氏孝孝于于一門此亦唐家之盛事也故甫作詩以歌其事庶幾

天子命之為師推轂而遣其勢騫揚特出眾人之表也曰期孤騫焉

奉賀陽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鄧國太夫人

衛幕銜恩重 朱曰左傳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宿於戚聞鍾聲曰

○夢符曰右按前漢書晉灼注曰衛青征匈奴絕大幕大克獲帝就

拜大將軍於幕中故曰幕府幕府之名始於此也○趙曰衛幕衛青

之幕也一本題下注云陽城王衛 潘輿送喜頻 朱曰潘安閑

伯王也以其姓衛則用之尤切 潘輿送喜頻 居賦太夫人

乃御板輿升輕軒遠 濟時瞻上將 趙曰申言郡王節 錫號戴

覽王畿近周家園 蘇曰五侯出人嘆曰 尊榮邁等倫 郡依

慈親富貴當如此 趙曰言郡封雖仍是陽城郡而 此系誥

封土舊國與太名新 趙曰言郡封雖仍是陽城郡而 此系誥

鸞鳥回紙 夢符曰右按晉載記石季龍五色紙在木鳳之口鹿盧

迴轉使若飛翔焉又古樂府半溪度曲制賜文犀節

報紫泥書趙曰紫泥此紫錦之語也清朝燕賀人宋曰大夏成而燕雀相賀

遠傳冬笋味宋曰孟宗後母好笋冬月求之宗入竹林慟哭笋為之生更覺綵衣春

弈葉班姑史宋曰班姑扶風曹世叔妻班彪之女名昭字惠姬一名如博李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昭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評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卷子又作大家讚焉芬芳孟母隣宋曰潘安仁閑居賦此里仁以為美孟母所以三徙義

方兼有訓宋曰左傳教訓翰兩如神詞翰兩如神蘇曰王獻之詞語秀麗筆畫雄勁兩如神江左

為獨步委曲承顏體騫飛報主身可憐忠與孝雙美畫

麒麟宋曰麒麟閣名也上畫忠臣像

秦州見勅宋曰一作除日薛二璩授司議郎畢四曜

除監察與二子有故遠喜遷官兼述素居三

十韻

大雅何寥闊蘇曰邵平大雅寥後世幾無所聞斯人尚也成

交期余潦倒材力爾精靈宋曰嵇康書足下舊知吾潦倒

二子身同日諸生困一經文章開突奧宋曰突又作突東

突奧深遂貌荀子突奧之內枕簟之上鄭曰施遷擢潤朝廷蘇曰

沒切爾雅傳謂之突下方到切室之西南隅曰奧王罕

擢翰茹潤色朝廷典故胡曰潤如德潤身之潤舊好何由展新詩更憶聽別來

頭併白秦曰古詩相看俱白頭相見眼終青宋曰阮籍善為青白眼見

為白眼伊昔貧甚同憂心不寧宋曰心栖遑分半菽浩

蕩逐流萍宋曰劉孝標絕交論莫肯廢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

歲飢人貧卒食半菽俗態猶猜忌宋曰一去猜忍心蘇曰張華

冥獨慙投漢閣宋曰見子雲識俱議哭秦庭宋曰吳入郢

字終投閣注

俱議哭秦庭

秦秦兵未出包胥哭於秦還蜀祗無補囚梁亦固局朱曰司馬相如

還蜀梁孝王怒鄒陽下獄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王立出之華夷相混合宇宙一羶腥

言胡兵亂華也○蘇曰馬相馬齊武曰今帝力收三統夢符曰右

三統謂天統地統人統為夏商周之三正也趙曰天威惣四溟

周得天統商得地統夏得人統言天地人皆歸之也秦州雜詩注舊都俄望幸朱曰願延年車駕幸京口詩春方動

秦州雜詩注舊都俄望幸願延年車駕幸京口詩春方動

曰至翠華之威建太常兮排排豈不思天子南巡者哉遂作頌

曰真人南巡觀舊里焉趙曰舊都指言長安望幸言車駕還也

清廟肅惟馨朱曰詩清廟注清廟謂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

惟馨趙曰言雜種雖高壁朱曰雖一作難漢書羌胡雜種類

長驅甚建筑朱曰高祖紀若高屋之上建瓴水言其勢焚香

淑景殿鄭曰長安志殿在漲水望雲亭法駕初還日群

公若會星朱曰言帝初收復還宮日百官

受司議也屬東宮蘇曰徐牧云

洗滌赦其餘罪也趙曰司議即東宮之官

薛柱史正零下盡其半也趙曰老子為柱下史而畢擢除監

察故以柱下言之官忝趨栖鳳朝回歎聚螢朱曰歎一作

喚人青驥裊不嫁惜娉婷鄭曰上晉丁下唐丁切○朱曰

娉人為喻師曰凡此皆甫自喻不見用於世掘劍知埋獄

掘劍知埋獄朱曰掘埋於豐城獄張華夜見其氣在斗牛間使

提刀見發硎朱曰掘埋於豐城獄張華夜見其氣在斗牛間使

曰劔音刑砥石梅曰此二句喻薛畢二子侏儒應共飽朱

子幾年埋沒今始奮發殆見遇亭割裁也東方朔傳方待詔公車俸祿薄夫得省見久之朔給侏儒曰上以

若曹無益於縣官欲盡殺若曹侏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

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侏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

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侏儒為對曰臣朔生亦

言死亦言侏儒長三尺餘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

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

異其體不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遂

稍稍得進用焉趙曰以言二公猶未甚顯拔與侏儒共飽耳東

方朔云臣朔欲死死鮑欲死鮑漁父忌偏醒漁父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此屈原曰衆人皆醉惟我獨醒漁父曰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醢○趙曰公自比屈原之放逐以漁父忌其獨醒也楚辭載屈原曰衆人皆醉惟我獨醒旅泊窮清渭長吟望濁涇趙曰公在秦州而憶長安故也

羽書還似急羽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烽火未全停烽火也○趙曰舉烽火以報警言急師者資殘寇戎生及近

垆忠臣辭憤激烈士涕飄零上將盈邊鄙元勳溢

鼎銘鍾鼎也仰思調玉燭誰定握青萍碎爾雅曰四

俗輕鸚鵡鸚鵡賦命虞人於龍坻閉以原情類鶴鶴

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且司之也賀奉

寄此詩

今日西京掾多除南省郎人同日拜郎通家性沈氏謁

帝似馮唐白此也馮唐以白首而見文帝公四十歲始以獻賦

詩律群公問蘇曰王仲宣流落荆南儒門舊史長

未暇申安慰趙曰言沈受命之時也便音平聲含情空激揚

司存何所比趙曰言沈文所存之司何所

膳部默悽傷趙曰言沈文所存之司何所

貧賤人事略經過霖潦妨禮同諸

父長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趙曰以見尊沈丈之年恩豈

布衣忘趙曰公新召試入天路牽騏驎雲臺引棟梁趙

趙曰公新召試入

趙曰公新召試入

趙曰公新召試入

趙曰公新召試入

趙曰公新召試入

趙曰公新召試入

表彥伯三國名臣贊曰整轡高衢驥首雲路此牽騏驎之謂也○
焉曰淮南子玄雲臺之高注曰高際於雲故曰雲臺即非漢之
臺徒懷貢公喜馳馳鬚毛蒼注曰見切効貢公喜注王陽
以曹官為掾如屋之掾言有所負荷也時府掾四人同日拜郎西
京漢也於擢也言除舊而責新甫與沈家相通往來馮唐老年為
郎今東漢亦然故以比之詩律群公問言沈長於詩群公皆就質
疑便音駢謂安問也直謂直舍也貧賤無車馬阻於霖潦故人事
簡略布衣甫自稱也甫末章有意於沈汲引故云牽騏驎引棟梁也

號國夫人

鮑曰唐右妃傳楊貴妃有姊三人長曰大姨封號國並承恩出入宮掖

號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

修可曰明皇雜錄云號國每入禁中乘驄

馬使小黃門為御皆俊健端秀才冠一時却嫌脂粉澆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鮑曰揚妃外傳號國夫人不施朱粉自有艷態

傷悼

古詩八首

津詩二十一

八哀詩

并序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歎舊懷賢終于張相

國八公前後存沒遂不詮次焉

洙曰王仲宣張景陽皆依七哀詩黃鳥哀三良亦其義也

贈司空王公思禮

彦輔曰按思禮傳加守司空上元二年以疾薨贈太尉諡曰武烈

司空出東夷童稚刷勁翮

端本曰謂修整其儀矩

追隨燕荆兒穎

銳物不隔

洙曰銳一去脫王思禮營州城傍高麗人也少習戎旅隨節度使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翰對為押衙高麗東夷也○修可曰張景陽七命有云落落勁翮

服事哥舒翰

意無流沙磧

洙曰及翰為隴右節度使思禮為翰押衙無流沙磧言其輕視夷狄不以為意也○端本曰沙石曰磧

言必掃蕩之也

未其拔行間犬戎大充斥

敏公曰充斥言盛大也

短小精悍

姿屹然強寇敵

定功曰前漢嚴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雖子貢并有通於政事不能絕也○趙曰言屹

如山而為強寇之敵也按史加思禮金城太守安祿山反翰為元帥奏思禮赴軍玄宗曰吐蕃有鬻象唯倚思禮且觀玄宗之言則思

禮在金城時能 **貫穿百萬眾** 出入由咫尺 **馬鞍懸將首**

敵吐蕃可知矣 **蘇曰**辛旻破匈奴常懸蕃將首於鞍前 **齊太祖**見而賞愛倚能騎射尤妙又墨 **甲外控鳴鏑** 按前漢書

冒頓作鳴鏑習勒其騎射應劭曰競 **洗劍青海水** 孫曰青海 **刻**

銘天山石 充關西兵馬使左傳盜賊充斥蔡琰詩馬鞍懸虜頭

鳴鏑匈奴以射頭曼者班固為寶憲刻燕山銘 **九曲非外蕃** 其王轉深壁

定天 **九曲非外蕃** 其王轉深壁 夢符曰右按唐會要景龍四年

揚矩為迭金城公主使後矩為鄯州都督吐蕃厚賂之因請河西

九曲之地以為公主湯沐之邑矩遂奏與之吐蕃既得九曲其地

肥良尤與唐地接近自是復叛矩懼飲藥而死唐王思禮傳事哥

舒翰以功授右衛將軍關西兵馬使從其討九曲也 **飛兔不近駕**

曲非 **飛兔不近駕** 修可曰飛兔古之神馬也淮南子曰夫待

外蕃 **飛兔不近駕** 腰裹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矣 **執鳥資遠擊**

馬名飛兔善走躍而復能 **執鳥資遠擊** 曲思禮後期欲引斬

飛以名馬其駿快可知矣 **執鳥資遠擊** 趙曰飛兔古之神馬陳孔璋

之續命使釋之思禮徐言曰斬則斬却喚作何物諸將皆以是壯

之 **趙曰**飛兔古之神馬陳孔璋 更可三 **星超越**

山海傳曰 **曉達兵家流** **飽聞春秋** **獨** 家者流凡百八十二家

擊鳥之擊 **曉達兵家流** **飽聞春秋** **獨** 志云兵

也晉杜預雖為將 **山月襟日沉** **肅肅自有適** 文志曰前漢

軍而有左傳癖 **山月襟日沉** **肅肅自有適** 文志曰前漢

十三家兵形勢十一家陰陽十六家兵技巧十三家兵家者蓋出

於古司馬之職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存漢興

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晉杜預有左氏傳癖裴摛自

至此句皆美 **潼關初潰散** **萬乘猶辟易** 餅曰辟易退 **偏裨**

思禮之辭 **潼關初潰散** **萬乘猶辟易** 却奔走之貌 **偏裨**

無所施元帥見手格 誅曰祿山之反也思禮從翰守潼關密

無所施元帥見手格 語翰誅國忠又欲以三千騎劫之翰不

從遂至於敗思禮為偏裨而謀不見從翰遂被擒元 **太子入朔**

帥翰也萬乘天子也辟易播遷也 **太子入朔** 饒曰格關也

方至尊狩梁益 鄭曰劍南 **胡馬纏伊洛** **中原氣甚逆** 蒙將

方至尊狩梁益 鄭曰劍南 **胡馬纏伊洛** **中原氣甚逆** 蒙將

軍一日謂扶蘇曰今天色黯淡回視中原其氣 **肅宗登寶位**

甚逆吾慮者恐不測之禍在其中後果如所言 **肅宗登寶位**

塞望勢窮迫 鄭曰塞入聲 **塞望勢窮迫** 太子從百姓之請遂入靈武圖興復而羣臣勸進

塞望勢窮迫 太子從百姓之請遂入靈武圖興復而羣臣勸進

遂即位於靈武以從人望思禮奔行在 **趙曰**勢出於裴冕等所

迫也和肅宗以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北收兵至靈武裴冕等

追也 **和肅宗以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北收兵至靈武裴冕等**

追也 **和肅宗以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北收兵至靈武裴冕等**

追也 **和肅宗以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北收兵至靈武裴冕等**

追也 **和肅宗以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北收兵至靈武裴冕等**

追也 **和肅宗以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北收兵至靈武裴冕等**

追也 **和肅宗以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北收兵至靈武裴冕等**

追也 **和肅宗以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北收兵至靈武裴冕等**

追也 **和肅宗以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北收兵至靈武裴冕等**

追也 **和肅宗以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北收兵至靈武裴冕等**

奉皇帝太子皇帝位公時徒步至請罪將厚責際會清河公間道

傳玉冊天王拜跪畢謹議果冰釋不堅守坐靈下將斬之會

之房官在蜀奉太上皇冊命至諫上以為可收後效遂釋翠華卷

飛雪能虎巨阡陌洙曰書如能如龍如虎如豹屯兵鳳凰山帳

時在冬周禮能虎為旗所謂巨阡言兵旗之趙曰翠華天

多也舊注引如虎如豹却是言兵旗非是殿涇渭關洙曰天子所在以帳為殿象宮闕臺殿也趙曰行

山名涇渭則在平涼乃渭州金城賊咽喉詔鎮雄所搯鄭曰乙革切洙

禁暴房瑄戰便橋不利更為關內行營節度河西隴右伊西行

靖無雙爽氣春浙瀝師曰和爽之巷有從公歌洙曰詩無

公于野多青青麥洙曰言賊不及夫哭廟後復領大原役

洙曰郭子儀收復兩京時太廟為賊所焚權移神主於大內長安

河東節度使兼御史大夫貯軍糧百萬器械米金恐懼祿

守司空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於宰輔唯思禮而已力

位高悵望王土窄洙曰昔也日關國百里今也日感國百里

地則恨其窄又不得見清時嗚呼就窳窳洙曰左傳在永

繫五湖舟洙曰范蠡事勾踐既滅吳乘扁舟泛悲甚田橫客

洙曰田橫死賓客聞之從死者五人言思禮賓客尤甚於橫也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趙

前云復領太原役則兩在太原矣昔觀文苑傳豈迷廉蔳

績洙曰言思禮撫御積畜之才在汾晉之間者與雲水無晦也廉

以形容思禮文不足而武有餘也廉頗藺相如古之名將趙曰

豈必書其文采於文苑傳乎末句正譏文勝者徒以取禍嗟嗟

鄧大夫士卒終倒戟洙曰鄧景山曹州人以文吏見稱亦為

為己任檢覆軍吏隱沒者眾懼有一偏將抵罪當死諸將各請贖

其罪景山不許其弟請以身代其兄又不許其弟請納馬一匹以

贖兄罪景山許其減死眾咸感謂景山曰我等人命輕如一馬

乎軍眾憤怒遂殺景山上以景山撫御失所以故不復驗其罪

故司徒李公光弼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

朱曰按唐書李光弼傳光弼營州人幼持節行善騎射能讀班氏漢書少從戎嚴毅有大畧天寶十三年郭子儀薦之其當關寄祿山之亂玄宗幸蜀肅宗理兵靈武授光弼戶部尚書兼太原尹晉陽

太原也○趙曰光弼加檢校司徒在至德二載尋遷司空矣今上云司徒則據為司徒已前事而稱其官耳按史云安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持節河東節度副使薦其能持節河東節度副使胡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人

安若泰山荆北斷右脅朔方氣乃蘇黎首見帝業

朱曰

賊將史思明等四偽帥來攻城光弼麾下眾不滿萬皆烏合之人賊以太原屈指可取光弼伺其怠出擊大破之斬首十餘萬級又破思明于嘉山而河朔歸順者十餘郡朔方河北也○趙曰光弼屢戰屢勝所以斷荆北之脅蘇朔方之氣使萬民得見帝業觀公為華州子儀進滅殘寇形勢圖狀云平盧兵馬在賊左脅正此義二宮泣西郊師曰二宮謂九

廟起頽壓

朱曰見及夫哭廟後注

未散河陽卒思明偽臣妾復自

碣石來火焚乾坤獵高視笑祿山公又七獸捷

朱曰乾元二年

杜詩卷二

為天下兵馬元帥與九節度兵圍安慶於柘山不日矣史思明自范陽來救屢絕糧道光弼身先士卒苦戰勝之思明因殺慶緒即偽位縱兵河南賊勢甚熾光弼識洛不足抗賊遂擢官吏令避寇引兵入三城賊譚光弼領兵白馬福不敢西犯宮闕遂戰於中潭西大破逆黨賊走保懷州○趙曰唐史思明乘勝西嚮光弼勦陣徐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公計將安出陟曰不如移軍河陽表裏相應此後臂勢也遂悉軍趨河陽光弼禽周摯等思明未知光弼駭所俘示之思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高視笑祿山言思明知笑祿山而自矜也獻大捷則傳所謂獻俘太廟異王冊宗勳小敵信所怯定功曰

映曉

朱曰青蠅喻魚朝因程元振等也初北邙之戰光弼屢表賊未可破為僕固懷恩諸害遂至於敗及吐蕃犯京師代宗幸

將問後事曰吾久在軍不得就養既為不孝子夫復何言時母在河

中所謂風雨秋一葉者也。○修可曰：按唐史，比邛之敗，魚朝恩羞其策謬，深忌光弼功高，而程元振尤嫉之。及來瑊為元振殺，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帝遠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領詔不至，二年，光弼疾篤，薨。
大屋去高棟 喻光弼朝廷之所倚賴也。 **長城掃遺堞** 曰：倚光弼如長城，今其死矣，是掃遺堞也。

平生白羽扇 持白羽扇，指麾三軍，言人亡而所用之物存爾。 **零落蛟龍匣** 朱曰：蛟龍匣，劍匣也。言人亡而所用之物存爾。 **側愴槐里接** 朱曰：命京兆尹第五倫監護喪事，葬於三原，詔宰臣百官祖送於延平門外。前漢槐里屬右扶風，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在。趙曰：槐里豈葬地乎？以詔百官送葬，延平門外，按長安志，延年門乃在郭西，而前漢槐里屬右扶風，今之鳳翔府正在長安之西矣。 **三軍晦光彩，烈士痛**

稠疊直筆在史臣 將來洗箱篋 朱曰：言平生功名書在史冊也。趙曰：言史以直筆書光弼之功業，不幸遭讒，致公恐懼之事，將來先濯箱篋之汗辱矣。 **吾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楫** 朱曰：時甫避亂荆衡，故云南紀。趙曰：南紀楚之分，公自南紀往歸長安，則可以弔光弼之英魂。今且 **扶顛**

永蕭條 扶顛之力也。 **未濟失利涉** 朱曰：時未至入洛而光弼如未濟而失舟也。 **疲蕭竟何人** 結如疲兒 **灑涕巴東峽** 朱曰：巴東峽在荊州。趙曰：巴東灑，指言夔州而舊注指為荊州非是。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鄭公瑚璉器 朱曰：鄭嚴武所封朝璉宗廟器。 **華岳金天晶** 鄭曰：晶子盈切。爾雅曰：華為西岳，古有帝王之號，曰金天氏。 **昔在童子日，已**

聞老成名 趙曰：本傳武幼豪爽，母不為挺之所答，獨厚其妾武始八歲，在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碎其妾首。 **嶷然大賢後** 鄭曰：嶷，鷄力反。 **復見秀骨清** 朱曰：嚴武傳，武中書

爽敏於聞見 幼有成人風，讀書不究精義，涉獵而已。大賢謂嚴子陵歟。趙曰：大賢指嚴挺之，舊注謂嚴子陵非是。 **開口**

取將相，小心事友生 朱曰：甫與武世契也。嘗醉登武床，呼片其父名而武不忤。趙曰：凡開口只欲

為將相，傳云：與元載厚相結，求宰相而事不遂，是已。小心事友生，蓋普言其實，舊注引甫嘗醉登武床，武不之忤，其說拘矣。 **閱**

生蓋普言其實，舊注引甫嘗醉登武床，武不之忤，其說拘矣。

生蓋普言其實，舊注引甫嘗醉登武床，武不之忤，其說拘矣。

書百紙盡一作氏落筆四座驚馬歷職匪父任嫉邪常

力爭朱曰武弱冠以門蔭策名哥舒翰奏充判官至德初肅宗初

才畧可解累遷給事中趙曰言武初離補蔭其後自致身累遷

殿中侍御史所謂嫉邪者乃御史之職而嘗力爭乃武之能矣舊

注以武為給事中乃在南漢儀尚整肅朱曰時武胡騎忽縱

宗時而與嫉邪有何相干橫飛傳自河隴逢人問公卿趙曰史云玄宗入蜀

誰不知萬乘出雪涕風悲鳴受詞劍閣道謁帝肅關

城朱曰河隴劍閣關城事新舊二史皆不載趙曰武在蜀之

是請於玄宗之往行在也鄭曰渭州清原縣乃武州舊治肅關

軍城置寂寞遠望臺仗朱曰使信哀江南非無北關之兵猶有

也飄飄沙塞旌江山少使者笳鼓疑皇情朱曰顏延年

論正觀體朱曰正觀太宗揮發岐陽征朱曰時肅宗感激

動四極聯翩收二京朱曰二京長安東都也二史皆不載武收

在房瑄薦為給事中已收長安拜西郊牛酒再牛酒日沈休文碑

塞陌西交謂文王也牛原廟丹青明朱曰叔孫通願為原廟注

酒謂擊牛醢酒饗士也之也脩張良廟教云可匡汲俄寵辱朱曰匡衡汲黯趙曰以

改構棟宇而修丹青也京兆尹矣而坐房瑄事貶衛霍竟京榮朱曰衛青霍去病趙

巴州此則寵之所辱也度則遷謫之中雖四登會府地朱曰既收長安以武為京兆少

可哀而復榮也又遷京兆尹三掌華陽兵朱曰華陽成都也武以史思明阻兵

兼御史大夫州刺史充劍南東川節度使登發上皇詔以劍南兩川合為一道

拜武成都尹肆志逞欲恣行猛政威震一方趙曰武為京兆少尹又為京兆

尹為成都尹劍南節度又復節度又劍南此為四登會府書曰華陽

黑水性梁州則東走馬章臺街唐詩有章臺柳是京兆空柳色朱曰色一云市張敞為京兆尹

也尚書履聲無履復聲諫諍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上笑曰我識鄭

尚書履聲汪生曰革群鳥自朝夕朱曰成帝時御史府中列栢株常有野

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者異之後鳥數千栖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

果發御史大夫為司空是其徵也白馬休橫行趙曰漢張湛為

白馬光武每有異政輒諸葛蜀人愛甘棠之詠召公鄭人歌子

曰白馬生且復讓矣產曰未足文翁儒化成朱曰西漢文翁之守蜀召下縣子弟以

為過也為季弟力田由是大化蜀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朱曰雪

也言輕重在記室得何遜朱曰梁書何遜為建安王記室王愛

公而不在山室復隨府鞞鈴延子荆朱曰晉孫楚字子荆四郊失壁壘朱

於江州失壁壘言無屯戍也此美武能鎮靜也趙曰虛館開逢迎朱

鎮靜無事也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禮閣以堂上指圖畫軍中吹玉笙師曰言公鎮靜蜀中推以

禮士也盜之憂也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時觀錦水釣問俗終

相并趙曰上句雖成都有醇酒難而不敢盛為宴飲也意待犬

戎滅人藏紅粟盈朱曰見近聞犬戎遠遁逃往漢太倉之粟

節度劍南日破吐蕃七萬眾于當狗城然其以茲報主願庶

意終待尺滅而人免誅求使粟至於紅府也或裨世程朱曰或

居育之上示居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不可為也在育之上膏

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顏

回竟短折朱曰顏回年二十九蚤死武終時年賈誼徒忠貞

朱曰褚淵碑忠貞允亮也師曰公之意在於飛旄出江漢朱

報主不幸疾化故比之回誼謂年少而殂也潘安賦飛旄翻以啓路趙曰孤舟轉荆衡朱曰荆衡

武卒於蜀舟行而歸故今云云馬融笛音律能吹笛為督郵無留事獨卧郡平陽鄔中有洛客含

送旅次苗。去京師踰年。暫聞悲甚而樂之。作長笛賦。張望龍驤坐。朱曰王濬以龍驤將軍平陳及卒以龍驤名墓。田曰武帝以謠言拜于濬為龍驤將軍。至太康六年卒。葬拓谷小大營。築城舊注以龍驤名墓非是。空餘

老質客身上。媿簪纓。朱曰武在蜀。碎甫為參謀。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璉。鄭曰資。辛切。

汝陽讓帝子。朱曰讓皇帝憲。本名成器。睿宗長子。立為皇太子。以玄宗有討平章氏之功。成器懇讓儲位。封為寧

王。曹謚曰讓皇帝。長子汝陽郡王璉也。眉宇真天人。虬鬚似太宗。朱曰書生子。相太宗曰。

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又有虬鬚也。趙曰讓帝。睿宗子也。以其讓為皇嗣。玄宗以其有高世之行。非大號不稱。故追謚讓皇帝。汝南

郡王璉。讓帝長子。被乘七發。陽氣見於眉宇之間。餘見上。色映塞外春。

師曰謂貌和雅也。往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

異見羣臣。師曰玄宗以璉父讓位于已。故春遇之恩。異於諸王。出入宮禁。不以時也。愛其謹潔。

極。採此語。倍此骨肉親。從容聽朝後。或在風雪晨。忽

思格猛獸。朱曰江都王。力格猛獸。苑囿騰清塵。朱曰司馬相如諫獵。書云。今陛下好陵阻

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測之地。犯厲車之清塵。豈不殆哉。羽旗動若一。萬馬肅駢

駢。朱曰三禮圖。全羽為旒。折羽為旗。全羽折羽皆五采。駢系之於旒。旒在上。所謂注旒於竿首也。詩駢駢征夫。注衆多之貌。鄭曰

駢。踈臻切。詔王來射。鴈拜命已挺身。箭前出飛鞚內。朱曰言

獵苑中。帝詔王射鴈也。上又回翠麟。朱曰一作入。修可曰崔

日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亦然。故云紫塞者塞也。下拂明月輪。趙曰言駕下而拂弓

絕。胡人雖獲多。天笑不為新。朱曰長楊賦。上將入誇胡人

取其獲。上親臨觀焉。天笑天子之笑也。夢符曰。右按仙傳。拾遺木公與一玉女投壺。設有不入者。天為之嚙噓。注嚙噓。開口而笑

也。嚙呼。王母中一物。手自與金銀。袖中諫獵書。扣馬

以上陳。朱曰漢武帝方自擊能逐獸。相如因上書諫之。伯夷叔

也。諫獵書。指以竟無銜檠虞。朱曰相如書曰。且夫清道而後行。終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

聚音 聖聰矧多仁。官免供給費水有在藻鱗。洙曰以其

故官免供給之費而物亦得所 匪唯帝老大。皆是王忠勤。

趙曰皆王諫 晚年務置醴。門引申白賓。洙曰雖饗不僕與與賀

之交天寶初終又加特進楚元王交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曾穆

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

中大夫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為

穆生設醴師古曰醴甘酒也少麴多米一宿而熟不齊之矣 道

大容無能永懷侍芳茵。洙曰言已無能而惟王之所容侍芳

莊子無能者無所求 好學尚貞烈。義形必露巾。洙曰義 揮翰綺

繡揚篇什。若有神川廣。不可泐。趙曰言自別之後流落於

不可泐也。故詩漢 墓久狐兔隣。洙曰張孟陽七哀詩借問誰

之醴矣。不可冰思 雅見天倫。洙曰見天倫恨莫俱注。趙曰劉公幹贈五 何以

中無織不復操 宛彼漢中郡。洙曰王弟璠早有才望偉儀夫天寶十

也語子張書諸紳 舊遊易磨滅。衰謝多酸辛。

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替。蘇曰王粲曰小人日覺得志高才

何如哉。趙曰長笑嘆之 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憶。昔

李公存。詞林有根柢。洙曰唐文苑傳李邕厝陵江都人父善嘗

初李嶠張廷珪並薦邕詞高行真堪為諫諍官。蘇曰潘安仁文

章鬼璋友人謂璠詞林繁茂根柢衍密不然何妙秀美發如斯

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風流散金石。追琢山岳銳。

鄭曰追都回切治玉也。洙曰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中朝衣冠

天下寺觀多出其手。趙曰金石以言碑追琢山岳則若磨崖碑

之謂。師曰言得 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洙曰董仲舒

山岳英銳之氣 際。干謁走其門。蘇曰干謁走人門 碑版照四裔。各滿深望

還森然起凡例

宋曰杜預左氏傳序發凡以言例也

蕭蕭

白楊路洞徹寶珠惠

趙曰寶墓也寶墓之路幽昏而得邑之文如寶珠之洞徹以照之所以為惠

龍宮塔朝湧浩劫浮雲衛

宋曰雲一作空○夢符曰右按南史阿育王佛滅度後一日一夜造

八萬四千塔梵言塔華言朝也又王簡棲頭陀寺碑功濟塵劫法華經曰如人以力磨三千大千上復未盡為一塵一塵為劫唐書

辛替否曰窮金三修塔朝仙傳拾遺昆明池龍宮有仙方二十六首又廣異記丁約謂亭子威曰郎君終當弃俗尚隔兩塵丁曰儒

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趙曰浩劫無窮之劫也度人經曰唯有元始浩劫之家部制我界統乘玄都也龍宮之塔朝得邑之

文亘登浩劫而宗儒俎豆事故吏去思計

宋曰李玄盛為浮雲清護之也

思之請勒銘許之羊祐為荊州刺史立碑峴山百姓見而悲感號為墮淚碑○趙曰俎豆事言作修學校記文宣王廟記之屬也去

思計言使者太守縣令玉駉已皆虛

鄭曰駉駉代切跋涉曾不

泥向來映當時豈獨勸後世

宋曰自蕭蕭白楊路至此皆豈所造碑事意也沈休文論

辭人才子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時之士各相慕習也○趙曰言其文之光焰已自輝映當時而歆慕之非止勸率後人

豐屋珊瑚鈎騏驎織成罽紫駟隨劔几

宋曰高紀賈人母得衣罽師古

曰罽織毛若今駉及駉觀鄭曰說文曰西胡羣布也

義取無虛歲

宋曰傳言自古鬻文獲財者未有如

邑之盛也○趙曰豐屋大屋也珊瑚鈎室中之簾鈎織成罽則罽上所織者騏驎也罽居例切既以紫駟馬而又隨之以寶劔與憑

凡此數者皆富貴家物不惜以饋邑矣義取無虛歲則以文得財矣新史云奉金帛請其丈前後所受鉅萬計分宅脫

驟間感激懷未濟

宋曰吳志周瑜推道南大宅以舍孫策與策為友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史記越石父

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駉贖之延入為上客急於養士如此○趙曰以邑雖以丈受人之財而氣義好與思古人分宅或

脫駉之事其所感眾歸賙給美擺落多藏穢

宋曰邑素負美名頗被賤

斥皆以邑能文養士而賈生信陵之流執事忌勝利落在外○趙曰在眾人則歸其能賙給在邑之身則雖多藏而能擺落其穢也

獨步四十年風聽九臬啖

宋曰邑知名長安中死天寶初四十年間可謂獨步矣累獻詞賦甚

稱玄宗旨後因上許中使臨索其新文以文章徹天聽故有九臬啖

京師中人素所為新文以進上則聲聞于天可比鶴矣

嗚呼江夏姿

趙曰此黃香也漢人語云天下無雙江夏

黃竟掩宣尼袂袂曰孔子獲麟反往者武后朝引用多

寵雙否臧太常議臧曰豈有批韋巨源面折一張勢豈為左

捨遺俄而逝史中丞宋璟奏侍臣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斷則天初不獲豈在陛下進曰璟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

則天色解始允宋璟既出或謂豈曰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福將不測向為造次如是豈曰不顛不狂其名不彰衰俗

凜生風排蕩秋旱霽忠貞負冤恨趙曰以豈忠宮闕

深流綴趙曰此言天子深居放逐早聯翩低垂困交厲趙曰

豈始以與張東之善貶雷州玄宗初又貶崖州後召還為姚崇所嫉貶柞州徵為陳州玄宗東封回豈謁見於汴獻辭賦稱旨頗自

免貶欽州後於嶺南從中官楊思勗討賊有功轉括州刺史會赦

史計京師豈少有名累被貶逐後進不識京洛阡陌聚觀以為

古人或將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又中使臨問索其新文復為入陰中竟日斜鵬鳥入竟斷蒼梧帝集子舍又野鳥

不得進用也杜十一賦云庾子曰斜鵬集余舍帝舜之狩至蒼梧而死今之梧州也

榮朱曰一枯走不暇星駕無安稅朱曰李斯未知稅駕也

不暇所以無安息稅朱曰漢制以竹使符分給郡幾分漢庭竹朱曰漢制以竹使符分給郡

夙擁文侯篲朱曰魏文侯擁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蔽

禍階初負謗易力何深瘳朱曰豈與柳勣馬一疋及勣下獄

趙曰天寶初柳勣有罪天獄豈嘗貴勣馬故吉朱曰豈與柳勣馬一疋及勣下獄

溫使引豈嘗以休各相語陰賂遺竟杖死北海郡伊昔日臨淄

亭酒酣託末契朱曰甫有陪李北海重叙東都別朝陰改

軒砌鄭曰朝論文到崔蘇朱曰崔信明蘇源明拍盡流水

逝近伏盈川雄朱曰唐文苑傳楊炯為盈川令卒張說曰楊

隣亦不朱曰張說曰李嶠之文如良金玉是

非張相國相振一危脆朱曰玄宗東封回豈於汴州謁見累

云當居相位又素輕張說與相惡時說為中書令其惡之趙曰指張說也豈素輕與張說相惡公詩言張說以國相勢力所能勝

易於一掩耳。爭名古豈然。朱曰魏文帝典論云鍵捷效

不閉。朱曰老子善閉者不用關鍵。趙曰豈於關鍵則捷急而效

倒及吾家詩。曠懷掃氛翳。慷慨嗣真作。朱曰和李大

以詩自負如此。言例則豈與公比肩。咨嗟玉山桂。朱曰趙曰公

玉桂林。鍾律儼高懸。鯤鯨噴迢遞。師曰鍾律喻詩有法坡

陀青州血。荆曰言杖死之也。師曰坡蕪沒汶陽壑。朱曰

所哀贈竟蕭條。恩波延揭厲。朱曰代宗時國恩子孫在

如綫。舊客舟凝滯。朱曰不絕如綫。江淹別賦舟凝滯於水濱

自傷其流落於外。未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朗詠六

公篇。朱曰豈有張相等五憂來豁蒙蔽。朱曰盧藏用嘗謂豈

鋒但虞傷缺耳。後卒如其言。趙曰曩時之多艱。當後如豈者。濂

暉崔玄暉。張柬之。袁恕己也。洎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武功少也孤。趙曰源明京兆武功徒步客徐兗。讀書東

岳中。十載考墳典。朱曰按新史源明初名預字弱時下菜

蕪郭。忍飢浮雲嘯。鄭曰語負米晚為身。每食臉必法。

朱曰子路為親百里負米。源明養不夜字照藝新。夢符曰

及親負米自為而已。故每食必法。堉衣生碧鮮。安以勤

苦志報茲劬勞願。朱曰以已勤苦之學尉醇儒姿。朱曰

涉獵書記不文。包舊史善。朱曰左傳序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

著國史後史館灑落辭幽人。歸來澹京輦。射策君東堂。

宗匠集精選。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朱曰源明天寶

試集賢院漢書顏師古曰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利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復劣文章日自負掾吏亦累踐趙曰累遷長趨間趙曰累遷

闔內足踏宿昔跡鄭曰古典切也一毫出守還趙曰原明累遷太子諭德出為東平

太守故召為國子司業也。夢符曰右按文選屢薦不入官一毫乃出守。趙曰宿昔跡言其由貧賤中也。足抵曰跡莊子云百舍重跡是已出守。請黃屋朔風卷不暇陪八駿虜庭悲所出為東平太守。

遣趙曰朔風卷則明皇乘輿以祿山反而出狩源明不得扈從而留虜庭每悲恨以遣懷耳八駿事周穆王乘八駿以出遊也

平生滿樽酒蘇曰阮述愛詩好飲足不跡公卿大夫之門水邊滿樽酒活計一張琴翰歎伏斷此朋知展憂憤病二秋曰真傲逸奇士非我輩比也

有恨石可轉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其二秋憂憤則石可轉而吾心不轉焉此肅宗復社稷得無逆順辨肅宗復社稷得無逆順辨

郎中知范曄顧其兒祖相國掾稍遷太子詹事坐謀反誅范

泰之子。趙曰范曄坐謀反誅臨刑醉其子藹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擲曄曄問曰汝曷我取藹曰今日何緣曷但父子同死不能悲。李斯憶黃犬咸陽市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

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言受載從祠壇墀前後百卷文枕

為官之人如范李之顧戀也。秘書茂松意祕書少監卒茂

松意以不變節於茲危如載從祠壇墀前後百卷文枕

藉皆禁鬱趙曰禁鬱言其文之美也出晉元帝始鎮建業每得二豚以為珍膳項上一鬱尤美輒以薦帝呼為

禁篆刻揚雄流湏漲木末淺趙曰揚雄以賦為童子雖蟲

於時湏漲謂其文波瀾浩汗維篆刻然竟為長揚羽賦見稱

眞海之張其本末比之猶為淺青熒芙蓉劍師曰言能犀

兕豈獨專朱曰吳越王允常取純鈎劍示薛燭曰光乎如屈陽

之撲水斷蛟龍陸剗犀兕反為後輩藝子實苦懷緬煌

煌齋房芝事絕萬手奪朱曰漢武帝大興祠齋房生芝而

勸上興祠禱禁中稍崇淫祀源明數垂之俟來者正始徵

進時政得失。鄭曰奉九輦切取也

進時政得失。鄭曰奉九輦切取也

勸勉 趙曰源明所言可以垂 **不要懸黃金胡為投亂贊**

後世法乃正始之道也 修可曰按爾雅贊有力注云出西海大秦國似

狗多力獲惡炙載子載贖銘曰爰有獲獸獸形似犬則馴服餉

則反眼出于西海名之曰獸。趙曰所以美之且危之也乳贖謂

乳虎也蓋言安媚則黃金可惡而切直犯上之怒不啻投餉贖也

贖乎 **結交二十載** 惟三十載生死一文情 **吾與誰遊衍**

大反 朱曰新史亦言源 **棗陽復具實罪罟以橫骨** 鄭曰戶孟

明雅善杜甫鄭度 切下音賦朱

曰謂鄭 **嗚呼子逝日始泰則終蹇長安米萬錢凋喪**

度也 **盡餘端** 趙曰言源明未死間猶及肅宗反正之後時已向泰矣

而源明死後時復屯蹇所以有米萬錢而至凋喪也舊

注所 **戰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沔尚纏漳水疾** 朱曰劉公

引非 **永負高里錢** 朱曰高里送士大

瘡疾六鼠身清瀆障。趙曰公 言在雲安不得所汚以歸

曰徐翔之姪陵泣曰永負高里之哀東

門相餞。趙曰傷其不得一弔酌之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棗陽鄭公度

鷄鶴至魯門 鄭曰鷄于元 **不識鐘鼓饗** 朱曰莊子至樂篇

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

憂悲不敢食一饗不敢飲一椀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

鳥養養鳥也海鳥鷄也孔子謂臧文仲不智者三而 **孔翠望**

祀鷄鶴一也注鷄鶴止於魯東門文仲使國人祀也

赤霄愁思彫籠養 朱曰孔翠翡翠孔雀也其志在丹霄然終

不免籠樊之愁者以其質之異於眾禽也

故鷄鶴賦彼鷄鶴跼鴻孔雀翡翠或陵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

翰羽足以冲天雀羽足以自衛然皆負縉纓繳羽毛入貢向者用

於人者然也。趙曰言鄭公如鷄鶴如孔翠非鍾鼓所能樂之雕

籠所能拘之也。師曰度嗜酒放誕不樂檢束更置廣文館以度

為博士度間命訴宰相何異饗 **棗陽冠眾儒早聞名公賞**

鷄鶴以鍾鼓養孔雀以雕籠乎

地崇士大夫况乃氣清爽 朱曰文藝傳鄭度鄭州棗

陽人天寶初為協律郎 **天然**

生知安學立游夏上神農或闕漏黃石愧師長 朱曰

古書也。夢符曰右按前漢張良傳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

者師後十年與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

去不見世之所謂三畧者即其書也此言黃石愧師長名其人耳

非書也公著蒼葢最等諸書之外又撰胡本草七卷。趙曰鄭度自

著書外又選胡本草七卷故公所言補闕乃神農本草之所不載也張良遇黃石公為師今公言愧者愧則不敢為度之師長也

藥纂西極名兵流指諸掌貫穿無遺恨蒼叢最何技

痒 鄭曰曹鳥外切最祖外切小兒痒以兩切本作癢 **圭臬星經奧蟲篆丹青廣**

洙曰按新史度集撰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有窺其藁者上書告度私傳撰國史度蒼黃焚之坐謫十年名其書為會粹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贊皇猷度私撰國史是出其上也神農黃石藥纂兵

流皆古書也言度無不貫穿復通游藝星經丹青之類。趙曰圭臬言其善地理也。選言陳圭置臬圭者土圭所以測日影臬者表臬所以度廣狹也。篆言能書丹青又言能畫。 **子雲窺**

未遍 洙曰揚雄字子雲少好學博覽無所不見。蘇曰劉薦語陳自曰吾腹中書皆揚子雲窺未徧者。 **方朔諧**

太枉 洙曰東方朔上書曰臣年十三孝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

征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已誦四十四萬餘言。趙曰言度能知荒遠之所在也。東方朔每言其所指皆神仙之奧故云諧在元。 **神翰顧不一體變鍾兼兩** 洙曰度好書及畫恨無紙大廷。慈恩寺貯柿葉數屋度取

隸書歲久皆遍。修可曰書苑曰度善草隸。呂摠云度書如風送雲收霞催月上。鍾兼兩鍾繇鍾會也。父子善隸書皆盡其妙。或云

兼兩車也。漢吳淑為南海太守欲殺青寫書子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生車有兩輪故稱。蘇曰相如片文隻字朝出而暮傳天下。古詩云高文滿天下籍籍喧萬口。 **大字猶在榜昔獻書**

畫圖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寡鶴誤一響三絕自

御題四方尤所仰 洙曰度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度三絕宣一作寡也。 **嗜酒益**

踈放 洙曰度嗜酒踈放故杜甫贈詩云賴得蘇司業時時與酒錢。蘇司業源明也。蘇曰陶潛阮籍輩嗜酒踈放逸山野終免

其禍當出莫及其高見自全之機。 **彈琴視天壤** 洙曰嵇康曰目送歸鴻手彈五絃。 **形骸實**

土木親近唯几杖 趙曰言親近於天子今以言几杖則未嘗暫離之意。 **未曾寄官曹**

梅曰謂不寓意於官職。 **突兀倚書幌** 洙曰度初坐謫還京師上愛其材欲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今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 **晚**

就芸香閣 洙曰遷若作郎魚豢典畧云芸香辟紙魚蠹故藏書臺稱芸臺。 **胡塵昏坱莽** 趙曰度值祿山反為受

映莽。廣克。 **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盪** 趙曰度值祿山反為受廣水部郎中因稱風緩。

廣克。 **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盪** 趙曰度值祿山反為受廣水部郎中因稱風緩。

廣克。 **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盪** 趙曰度值祿山反為受廣水部郎中因稱風緩。

廣克。 **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盪** 趙曰度值祿山反為受廣水部郎中因稱風緩。

廣克。 **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盪** 趙曰度值祿山反為受廣水部郎中因稱風緩。

求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故老蒙台州掾泛泛浙江漿言無一點所染不煩澆蕩之 綠山反遣張通儒劫百官置東都為授度水部郎中因稱風履 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

穿四明雪困其履行雪中 有上足跡踐也飢拾槲溪橡 四明槲溪皆浙江地名言度貧困拾橡而食之○定功曰按唐史 度以汚祿山樵官貶台州司戶四明及槲溪皆屬台州孫綽賦云

登陸則有四明天台○趙 空聞紫芝歌不見杏壇仗曰 莊子漁父篇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 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 天長眺東南秋色

餘翹翹珠曰天台賦始經矐矐之塗卒 別離慘至今班白 徒懷曩珠曰曩昔時也 春深泰山秀葉墜清渭助劇談王侯

門野稅林下鞅無田稅歸鞅 操紙終夕酣時物集遐想 師曰自春深泰山秀至此追憶昔時與處聚會于關中春和秋涼 之日或劇談或解鞅操紙賦詩把酒酣飲今詞場踈闊故傷之

詞場竟踈闊平昔濫吹獎盧盡濫吹乘名實○趙曰指言 昔與鄭遊於詞翰之場而今竟踈遠間 百年見存沒珠曰百年

有沒之際至 牢落吾安放珠曰一云放○趙曰孔子將死子 懷吾將安放 蕭條阮咸在出處同世網珠曰阮咸阮照子也任

他日訪江樓含悽述飄蕩珠曰著作與今秘書監鄭君 咸江樓之句○趙曰阮籍與其姪共為竹林 之遊今以阮咸比鄭審故云空餘跡咸在也

故右僕射國相張公九齡 相國生南紀師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說者援是詩以江漢為

相國生南紀南紀非也蓋南紀乃分野名唐天文志云東循嶺 徽達颺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張相國曲江人曲江隸韶 州正嶺微颺粵之地大抵自江漢以南皆謂之南紀非特江漢而

已 金璞無留礦珠曰張九齡父為韶州別駕因家于始興今 刺史王方慶方慶大嗟賞之曰此子必能致遠金玉未成器曰礦 言九齡成器早故不留礦也○田曰圓覽經云譬如銷金礦金非 銷故有雖復本來金皆以銷成就一成真金體無復重為礦○趙 曰言已為金而不復留在鑪以鑿張曲江出而應用不復退縮也

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如仙鶴然潔白修整矯然江

海思蘇曰既熙年來浩復與雲路永趙曰矯然有江海之思

寂寞想上階未進筆箕穎宋階三

倚君金華省宋曰九齡登進士策應拔萃登乙科拜校書郎

高第遷右拾遺由玉堂金華省言直登清華之地趙曰此言張

也碣石歲崢嶸天地日蛙鼃師曰碣石山在東祿山所據

志嘗自高大視天地間如蛙鼃然全退食吟大庭何心記

榛梗宋曰大庭古至治之國也言九齡雖退食之骨驚馬畏羣

哲謂其不若故骨驚鬢真變負人境以負人事而已謝玄暉誰

能鬢其不交趙曰上句言畏其不逮故前入下句憂其髮雖蒙

白而將老皆傷功名之不立也江淹賦云心折骨驚

換蟬冠右地惡多幸宋曰侍中冠加貂蟬九齡為相以文雅

傾之遂罷趙曰此乃侍中事而史不載漢官儀侍中冠武帝大

冠加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貂蟬也下句則以九齡以尚

書右丞相罷言在右地已慚而惡為多幸何敢志一踈歸

太子太傅謂兄子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山豈如父子相隨

出關歸老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言之公卿設祖道供帳東

都門痛迫蘇耽井蘇曰神山蘇耽種橘鑿泉以救時疫柄者食

忽辭母去母曰使我如何存活仙翁明年紫綬映暮年荆州

天降疫疾庭中水篔簹邊橘樹可以代養紫綬映暮年荆州

謝所領宋曰初九齡為相薦長安尉周子諒為監察御史至是

坐引非其人左遷荆州大都督府長史庾公興不淺宋曰庾亮鎮武昌諸佐吏

而不覺亮至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公少住老子於黃霸鎮每

此興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其坦率如此黃霸鎮每

靜宋曰循吏傳黃霸與用寬和為治擢為揚州刺史賴賓客引

調同宋曰謝靈運諷詠在務屏詩罷地有餘篇而終語清

省一陽發陰管

趙曰謂如黃鍾之律也

淑氣含公鼎

趙曰謂如

大真之和也言其詩之美而可味於口

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

善屬文有

集二散帙起翠螭倚薄巫廬並

朱曰謝靈運散帙問所知巫廬二山名○趙曰言開

散曲江文帙神物欲起其高至並巫廬之山也廣雅云龍有角曰螭○師曰公有集二十卷荆人刻之碑螭即碑頭刻螭文也倚薄

巫廬並巫廬二山其才氣能與二山之氣相倚迫也

綺麗玄暉擁

朱曰謝眺字玄暉少有美名為文綺

麗棧誅任昉騁

朱曰任昉字彥昇長於棧誅

自我一家則未闕隻字

警

朱曰史記序勒成一

千秋滄海南名數系朱鳥影

趙曰詔

海之南朱鳥南方之宿當時謂九齡為滄海遺珠則有名稱矣

歸老守故林戀闕情延頸

蘇曰班孟堅信知一

趙曰九齡在荆州之父封始興縣伯諸還展墓也戀闕言其心不忘君也

波濤良史筆

蘇曰班孟堅信知一

代良史下筆善

無絕大庾嶺

朱曰限賦終蕪絕於異域九齡自

八謚曰文憲至德初上皇在蜀思九齡先竟安祿山面有反相乃

下詔褒贈司徒仍遣使就韶州致祭○趙曰意謂九齡之文如波

壽之翻可充良史之筆惜乎蕪沒隔絕於大庾嶺之外也

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

趙曰

此言帝眷已衰難以制作上請於朝也

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煙艇

蘇曰謝安

煙艇○趙曰後漢徐孺漢之高士也曲江為之墓碣公之句意謂今再讀之而猶思理煙艇則以慕徐孺高風而不忘江漢之念

別房太尉墓

齊輔曰閬州太尉名瑄常與嚴武等交

寶應二年拜刑部尚書在路遇疾廣

德六年卒於閬州僧舍年六十七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近淚無乾土

趙曰言淚多低

空有斷雲對碁陪謝傳

朱曰晉謝安傳安贈太傅初苻堅入

恐加安征討大都督苻謝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玄不敢言乃

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於床上

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啓云小兒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力

限心喜甚不竟展齒把劍覓徐君

朱曰新序曰延陵季子將

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使於晉顧返則徐君死於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江淹詩延陵輕

寶劍謝靈運詩延陵協心許解劍非所
惜○逢原曰謝傳徐君指房太尉也
唯見林花落驚鳥啼

送客聞

承聞故房相公靈櫬自閬州啓殯歸葬東都

有作二首 借曰房瑄字治律河南人

遠聞房太守歸葬陸渾山 洙曰伊洛間有陸渾山昔辛有適後為陸渾之戎所有山因而得名○鄭曰十道志山在洛陽○趙曰舊本作太守非善本作太尉蓋節謫漢州刺史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贈太尉不

一德興王後 洙曰周德以興王業也伊尹成應呼之為太守也

孤魂久客間 洙曰房公客死閬州 孔明多故事 洙曰蜀志陳壽上言臣壽等言

前有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佐危國負阻不負然由存錄其言取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復重隨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

安石竟崇班 洙曰謝安薨時六十六帝三日臨於朝堂賜東園祕器朝服贈太傅益曰文靖以无下舍詔府中備

他日嘉陵涕 鄭曰嘉陵江名 仍帶楚水還 趙曰靈櫬自閬州起發則

丹旒飛飛日 洙曰丹旒銘旌也寡婦賦龍 初傳發閬州風

塵終不解 趙曰時吐蕃未息也 江漢忽同流 趙曰靈櫬所經者江與漢也

劍動新身匣 趙曰善本作親身方有義 書歸故

恐長休 趙曰此因遠送靈櫬之婦有感而言也

哭嚴僕射歸櫬

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 洙曰舊京故國○修可曰 老

親知 洙曰知一作如 宿昔 按新史武卒母哭且曰今而後吾知免為官婢矣○趙曰言嚴公之母尚健如宿昔耳舊

宜紹反

注所引新史非是部曲異平生鮑昭東武吟將軍既即世部曲

亦罕存後漢光武紀注大將軍營有五風送蛟龍雨龍雲兩注

趙曰以嚴公若蛟龍則風之所送者乃蛟龍兩也師曰子美詩云蛟龍得雲兩言賢者之得勢今云風送蛟龍兩被風吹斷

則蛟龍失天長驃騎營騎當罷營兵士數千人戀彼恩德不肯

去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趙曰言所以遺傳於後世見

師曰遺後者謂恩德遺與後人使人哀思之不忘則君之情可見也

哭李尚書之芳

漳濱與蒿里逝水竟同年洙曰劉公幹余嬰沉痾疾竄身清

分李延年分送喪歌為二等薤露送王公大人欲掛留徐劍洙曰

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為挽歌相知成白首洙曰潘安

見上把劍猶迴憶載船尋戴安道注風雨嗟何及江湖涕洟

石友白首此別間黃泉洙曰左傳然鄭曰泣胡賦切洙曰詩何

才應如魏之管輅也奉使失張騫洙曰見上查史閣行人

在洙曰周禮大行人小行人詩家秀句傳蘇曰陸士龍題

得秀客亭鞍馬絕趙曰言其死於道路也彭曰此句言子

襯網蟲懸洙曰沈休文詩高車駟未成珠履故无聲賓階綠復

塊昭丘遠洙曰登樓賦西接昭丘楚昭王墓鄭曰荆歸魂

素澹偏洙曰宋玉魂兮歸來鄭曰澹所簡切水名在京兆

西征賦地有玄灞素澹大樵蘇封葬地喉舌罷朝天

臨曰此二句言李葬於此秋色凋春草王孫

若箇邊洙曰招隱芳草萋萋王孫兮不歸

重題

涕灑不能收。哭君餘白頭。兒童相顧盡。疎曰言少時相顧今盡於此矣

宇宙此生浮。江雨銘旌濕。朱曰記曰湖風井逕秋

日邊風起兮城上寒還瞻魏太子。賓客減應劉。朱曰曹丕

井逕城兮血龍殘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櫬歸上都

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櫬歸上都

二十韻

素幕渡江遠。朱幡登陸微。朱曰漢二千石朱幡兩輪。趙曰

輜誤矣。輜字從車。幡字從巾。義不同也。悲鳴駟馬顧。趙曰有戀失涕萬人揮。

朱曰陸士衡詩揮淚廣參佐哭辭畢。門闌誰送歸。朱曰

川陰又得與故人揮從公伏事父之子。俊才孫長路更執紼。此心猶

倒衣。朱曰詩自公召感恩義不小。蘇曰夏侯勝感恩懷舊禮

無違墓待龍驤詔。朱曰漢獻加魏武九錫曰龍驤虎視旁眺

閔鄉縣東騎不進。召巫問之。巫曰晉龍將軍王濬云。臣墓在道南

每為樵採所苦。聞大駕至。故哀求。后遂詔云。墓百步不得樵採。子

美八哀詩亦云。虛無馬嘶笛。長望龍驤坐。趙曰晉王濬為龍驤

將軍卒葬相谷中。大營塋域。侍龍驤詔。則言盧尚書之墓。如王濬

也。臺迎解豸威。鄭曰豸宅買切。趙曰解豸侍御史冠也。解豸

靈櫬至上都而送深衷見士則雅論。在兵機。趙曰出說

穎川讀陳太丘碑文曰言為世戎狄乘妖氣。塵沙落禁闈。

趙曰禁闈天子之內也往年朝謁斷。修可曰言去上都佗

日掃除非。趙曰言除掃吐蕃不但促銅壺箭。朱曰漏刻銘

制注金謂壺又云銅史司刻金徒拖箭休添玉帳旂。朱曰見

帳旂注。趙曰言不必添動詢黃閣老。朱曰見亮聖肯慮

白登圍。朱曰前漢匈奴傳高帝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

奴騎其西方盡白東方盡賦北方盡驪南方盡驛高帝乃使問厚
遺闕氏廼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不能居之且
漢主有神單于察之冒頓亦與韓信將王黃趙利期而兵久不來
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闕氏之言廼為開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
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罷使劉
敬結和親之約師古曰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趙曰
言天子雖屢詢大臣而莫知以白登之圍為慮者此豈勸親征之
徒歟黃閣者三公也宋忠曰三公黃閣○鄭曰白登地名在平城
東南十餘里

萬姓瘡痍合

蘇曰邪元云萬姓瘡痍莫始合兵甲尚未全息恐西北乘勢再為患也○趙曰言

其困於誅求役使也

羣兇

誅曰一

嗜慾肥

趙曰言將帥乘此為驕也

刺規多諫

淨

趙曰所望於盧侍御也

端拱自光輝儉約前王體風流後代希

趙曰言盧侍御之事如此

對敷期特達

與揚同

趙曰言對敷天子之前當在特達而勿委靡則衰朽之人再獲芳菲言同受其業也

空裏愁書字

見吐

吐正書

山中疾採薇

誅曰伯夷傳登彼首陽采其薇矣

撥盃要忽罷抱

被宿何依

蘇曰聶授抱被隨王肅棺宿○趙曰撥盃者揮盃也既別矣撥盃之相要忽罷平昔抱被就宿今又何依

也眼冷看征蓋兒扶立釣磯清霜洞庭葉故就別時

飛
誅曰楚辭湘夫人洞庭波兮木葉下

哭李常侍嶧二首

鄭曰嶧夷益切

一代風流盡

蘇曰曹攄曰子建沒陳劉俱逝一代風流從此盡矣後世誰氏可繼高名○趙曰南史張緒死其從弟融於緒靈前酌飲傷

人不重見

蘇曰山巨原哭嵇原曰中散死埋玉重泉沉珠滄海不重見斯人矣○趙曰孔子言伯牛之疾曰斯人也

將老失知音

誅曰伯牙以鍾子期為知音子期死而牙絕絃○蘇曰鮑叔云將老矣

短日行梅嶺

鄭曰大

寒山落桂林

誅曰山一作江○趙曰言李常侍之擢自

長安若箇畔猶想

廣南來也大使嶺多梅故謂之梅嶺廣

映貂金

誅曰侍中冠貂蟬阮脩以貂蟬換酒

青瑣陪雙入銅梁阻一辭珠曰見通籍踰青瑣注蜀有銅梁縣風塵逢我

地江漢哭君時趙曰言當風塵之際相逢於江漢聞其喪而哭也次第尋書札

呼兒檢贈詩珠曰古詩遺我一書札又呼兒發揮王子表不

愧史臣詞定功曰常侍者宗室之子也故用王子表字前漢書有王子侯表

哭韋大夫之晉

悽愴郇瑕邑珠曰左傳晉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郇瑕氏之地○蘇曰郇瑕倫切國名

差池弱冠年蘇曰曲禮二十曰弱冠○蘇曰士人叨禮數文律早周

旋珠曰左傳與君周旋臺閣黃圖裏珠曰三輔黃圖又漢宮闕詔鏡日裾紫蓋邊

音容間珠曰見竊竊馮招病疾纏白首不見招○鄭曰馮招

南過駭蒼卒鄭曰上采莽下七沒切北思悄聯綿珠曰洞簫賦吟氣

素車猶慟哭寶劍欲高懸珠曰見把劍漢道中興盛

韋經亞相傳珠曰建武永平未盡中與冲歎標世業石磔落

映時賢城府深朱夏江湖眇雲齊天倚樓關樹頂珠曰古詩西北

飛旄泛堂前珠曰寡婦賦飛旄翻以啓路弈幕欵風鸞珠曰

跡斷孝廉船珠曰此說張湛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

張遂往詣真長延之上座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

且前夫當取得共詣撫軍張翼船同旅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

更真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旅苑愕即同載詣撫軍至門劉進

曰下官今日與公得一太常博士撫軍與之言咨嗟稱善即用為

太常博士童孺交遊盡喧卑俗事牽老來多涕淚情在強

詩篇誰繼方隅理朝難將帥權春秋褒貶例名器重

杜詩廿二

廿八

雙全

師曰郗叔晉地韋大夫靈櫬歸晉故子美博愴以傷之子美少與公結交故云差池弱冠年王陽在位貢禹喜而彈

冠子美上韋左丞詩云竊効貢公喜今已死故曰貢喜音谷間子美擬効馮公之招隱柰為疾病所纏而已鵬鳥長沙諱子美自言斤逐困於此地也犀牛蜀郡憐言蜀人思韋之德也綺樓閣樹頂言莫樓之高也亦幕欵風驚言子美之失韋無所棲託如燕之巢于風幕也惟各與器不可以假人韋之化去朝廷慎難不輕以帥權授人故云誰繼方隅理

聞高常侍亡

忠州作○鮑曰高適也本傳繼廣德元年後言召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

歸朝不相見蜀使忽傳亡虛歷金華省

建平王書升

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班固傳王鳳薦班伯召見宴昭殿誦說有法拜為中常侍時上方嚮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

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注金華殿在未央宮

何殊地下郎 洙曰世說顏

文郎**致君丹檻折** 洙曰見折

哭友白雲長 蘇曰山巨源哭嵇中散曰白雲央央

我心悲傷揮淚望雲雲路阻長○趙

獨步詩名在 趙曰曹子建與楊德

祖書曰昔仲宣獨步於漢南○田曰南史

抵令故舊傷 洙曰

杜詩世二

杜

詩名於時

哭長孫侍御

道為詩書重

孝祥曰人誰不讀書但誦其章句而不明其道名不足重也長孫之學獨為可重以其達道故也

因賦頌雄

洙曰子雲賦頌名重漢朝

帝云臣率賢良對策為**憲府舊乘驄**

洙曰御史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憲

臺唐龍朔中為東宮憲府後漢桓典拜侍御史是時官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遊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

御**流水生涯盡**

趙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

事空

趙曰浮雲易散之物故**唯餘舊臺柏蕭瑟九原**

中

洙曰成帝時御史府中列栢樹檀弓曰文子曰從大夫於九原也注晉婦大夫之墓地九原京當作原○趙曰亦御史事漢

朱博為御史大夫其府列栢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古注云檀弓注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

哭王彭州掄

執文驚淪沒

捐曰禮記執文稱其仁也

斯人已寂寥新文生沈謝

沈謝比之則王君必能文矣

異骨降松喬

朱曰王君平謂茅盈曰子有異

骨可學仙漢文帝壽命非松喬得神仙赤松子王喬也

北部初高選

朱曰漢有北部太守趙曰言其似

官得京畿尉也故用北部事曹操年二十除洛陽北部尉舊注謂北部太守豈有才起身而遂為太守者乎

東堂早

見招

朱曰晉趙詵還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問詵曰卿自以為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

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不足爾

蛟龍纏倚劍

趙曰言禁從之

龍纏繞其鸞鳳夾吹簫

朱曰王子晉曰趙曰鸞與鳳夾其所倚之劍吹之簫也秦有簫史教弄玉以吹簫

而鳳凰降舊注於此句下注王子晉誤感學者子晉乃是吹笙非簫也

歷職漢庭久

朱曰職中

年胡馬驕

朱曰謂安史亂

兵戈聞兩觀

朱曰東京賦建象魏之兩觀

寵辱事

三朝

朱曰趙國之寵辱○趙曰謂皇肅宗與當日代宗也

蜀路江干窄

朱曰見邊勞車馬駐江干

注彭門地里遙

朱曰彭門地名屬彭州○鄭曰即彭州即兩峯相對曰天彭

解龜生碧

草

朱曰謝靈運解龜在景平謂解去所佩龜即

諫獵阻清霄

朱曰司馬長卿上書諫獵○趙曰王君必

彭州替罷而有封事於雖朝上而不報也

項壯戎麾出叨陪幕府要

趙曰言王

參成都節度軍謀矣

將軍臨氣侯

趙曰指言

壯士塞風塵

趙曰指言

井漂

朱曰又作滿○鄭曰漂悉列切

泉誰汲

朱曰易井之九三井漂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注言潔已而不

見用烽疎火不燒

趙曰凡軍旅所在必先論井泉凡有警必頻舉烽燧今井泉不汲而烽火不燒則無

事矣皆以王君參謀所致而然也

前籌多自暇

朱曰張良借筋前籌

隱几接終朝

鄭曰隱去聲○朱曰孟子隱几而卧

翠石俄雙表

朱曰蔡伯喈樹碑表墓

寒松竟後

林經年不識車馬養成癡散或答親友書亦無聊染翰誰復著書者耶○趙曰謂不敢以其死而發詩篇之贈然染翰之間自痛悼

凋
朱曰語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贈詩焉敢墜染翰欲無聊

蘇曰晁建中僻居山

無聊矣再哭經過罷

朱曰為玄見曹操曰天下將亂安生民

淒致祭感其知已○補曰聞其死已哭矣靈櫬從舟中經過夔州則公又再哭焉

離魂去住銷

朱曰

者有思念之心住者有思念之意故皆銷魂也。趙曰離別之魂或去自夔州或住夔州皆自銷矣。之官方玉

折朱曰蕭望之便道之寄葬與萍漂朱曰寄葬莽也。趙曰

王折又傷念其寄曠望渥洼道朱曰渥洼水出龍馬謂王霏

微河漢橋朱曰烏鵲填河為橋以渡牛女謂王之魂當在仙境

經之空與天渡橋而往方其曠望之間霏微之眇矣天馬篇天馬

徠僕東道此所謂道也河漢橋如北傳織女渡河而烏鵲為橋也

舊所引王之魂夫人先即世令子各清標趙曰歎王君巫

峽長雲雨朱曰見峽內多雲雨注秦城近斗杓朱曰杓杓

公懷長安之遠。鄭馮唐毛髮白歸興日蕭蕭朱曰見

曰杓杓遙切柄也奉漢中王手札報韋侍御蕭尊師亡

秋日蕭韋逝淮王報峽中朱曰漢有淮少年疑柱史朱

王康琚詩老聃伏柱史老子傳老子多術恠仙公趙曰淮王

百有六十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侵疾病相識自兒童朱曰向子期忠舊賦序

安其人賢以比漢中王也柱史以言韋侍御老子為周柱下史而

韋以少年為之疑其不似也仙公以言蕭尊師仙公宜有多術以

延生而死不但時人惜祗應吾道窮朱曰左傳反袂一哀

故怪之也飄飄客子蓬朱曰曹子建

然鄰人有吹笛者後發聲寥亮追強吟懷舊賦朱曰潘安仁

想曩昔遊燕之好感音而嘆作賦已作白頭翁朱曰魏文帝已成

從戎。趙曰公自嘆其飄零也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新添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存亡不重見喪亂獨前途

豪俊人誰在文章掃地無羈遊萬里闊凶問一年俱
白日中原上清秋大海隅夜臺當北斗泉路著東吳

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歿潛夫。
流慟嗟何及。銜冤有是夫。道消詩發興。心息酒為徒。
許與才雖薄。追隨跡未拘。班揚名甚盛。嵇阮逸相須。
會取君臣合。寧詮品命殊。賢良不必展。廊廟偶然趨。
勝決風塵際。功安造化鑪。從容詢舊學。慘淡閱陰符。
擺落嫌疑久。哀傷志力輸。俗依綿谷異。客對雪山孤。
童稚思諸子。交期列友于。情乖清酒送。望絕撫墳呼。
虐痢殄巴水。瘡痍老蜀都。飄零迷哭處。天地日榛蕪。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

此去已云歿。鄰人嗟亦休。竟無宣室召。洙曰漢文帝召賈誼於宣室

徒有茂陵求。洙曰謝玄暉詩黃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前漢司馬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

杜詩十一

十一

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尤貴書問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 妻子寄他食園林非

昔遊空餘總惟在。洙曰謝玄暉詩總惟飄并幹陸士衡注總細布而踈者為靈帳裙總帳之真漠也

浙浙野風秋

鷺入非傍舍。趙曰鷺仍入其舍 鷗歸抵故池。斷橋無復板。卧

柳自生枝。洙曰池館依蕉而人不可見也 遂有山陽作。洙曰

多慙鮑叔知。洙曰鮑叔與管仲交貧則知其困而容之達則知其賢而舉之管仲曰生我者

素交零落盡。洙曰劉孝標絕交論斯賢達之素交者萬古而一遇素交盡利交與謝靈運萬

白首淚雙垂。

不歸

河間尚征伐。宋曰河間郡名此詩南 汝骨在空城。趙曰此言公之從弟

見贈王侍御契詩注

父母知我者鮑叔

事俱零落

從弟經亂離未歸也

趙曰此言公之從弟

有死而奇 從弟人皆有終身恨不平 數金伶俊邁師曰
謂初時知 總角愛聰明洙曰見總角草 面上三年土春風數金
草又生師曰言三年飄蕩風埃

故武衛將軍挽詞三首

嚴警當寒夜前軍落大星洙曰晉湯春秋曰有星赤而芒角
投再還往大還小而亮甚趙曰軍事以嚴終 故軍中謂之嚴壯
警安石曰三國志注載晉陽春秋有星投于亮營而亮卒

夫思敢決哀詔惜精靈趙曰思其敢決 王者今無戰洙
鍾士季擢蜀文王 書生已勒銘洙曰班孟堅為竇憲作勒燕
者之師有征無戰

也當為封侯意踈闊編簡為誰青洙曰李廣不封侯餘
舞劍過人絕洙曰高祖紀項莊請以劍舞因擊沛公 鳴弓射
獸能洙曰曹子建詩攬弓捷鳴鏑驅上 銛鋒行愜順趙曰言舞

猛噬失躑躅鄭曰躑音喬 赤羽千夫膳修可曰家語
羽若月千夫膳言所膳者千兵也師曰赤雨 黃河十月
千夫膳古詩云桃花亂落如紅雨亦雨言落葉也

冰橫行沙漠外洙曰所向無 神速至今稱洙曰岑彭兵至
擊地曰是何神也

哀挽青門去洙曰哀挽哀歌也漢書 新降絳水遙路人紛
雨泣洙曰諸葛亮亡人皆野哭 趙曰詩涕泣如雨師曰路人猶
泣况親 天意颯風颯部曲精仍銳洙曰見部曲 匈奴氣

不驕趙曰此言將軍之餘烈如此 無由覩雄略大樹日蕭
蕭洙曰馮異傳諸將並坐論功異常

存歿口號二首

席謙不見近彈碁洙曰席謙吳人善彈碁黃曰漢梁冀傳

注藝經曰彈碁兩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

杜詩廿一

卅三

先列碁相當更先彈也。余曰酉陽雜俎謂世說言彈碁起自魏室莊盭戲也。今彈碁用碁二十四以色別貴賤。又魏戲法先立一碁立於局中餘中間白黑圍繞之十八籌成都計。

畢耀仍傳舊小詩洙曰畢耀善為小詩見玉臺集

玉局他年無限笑薛曰右按道藏成都地神踴出扶一玉局

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天下何曾有山

水人間不解重驂騑洙曰高士榮陽鄭虔善畫山水曹霸魏曹髦之後善畫馬。趙曰言無人珍重

而藏其畫也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二十二



西谷書院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二十五